

# 难忘吴先生的 关怀

■ 吴振德

欣逢吴先生九十华诞之盛典，首先庆贺先生几十年来奋斗不息为中国人民的科学事业和世界数学的发展所建立的丰功伟绩！

吴先生的研究工作涉及数学诸多领域，硕果累累，特别表现在拓扑学和数学机械化两个领域。先生为拓扑学做出了奠基性的工作，关于示性类、示嵌类等的研究被国际数学界称为“吴公式”、“吴示性类”、“吴示嵌类”，至今仍被国际同行广泛引用，影响深远享誉世界。七十年代后期，先生转而研究几何定理的机器证明，在国际上为机器自动推理界做出了先驱性的工作，其方法被称为“吴方法”，从而彻底改变了这个领域的面貌，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

先生平易近人，对晚辈关爱备至。我身受先生提携几十年，更是倍感恩深情重。记得我刚毕业不久，就听江老说起吴先生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n$ 维复形嵌入 $2n$ 维欧式空间。当时先生已是国际著名学

者，我非常仰慕先生。不久，我参加了数学所举办的讨论班，先生精辟的见解和精湛的讲课艺术把我这个初涉拓扑学的青年引入了华美的数学殿堂。尽管当时由于我的基础所限，还不能完全领悟，但是对拓扑学的研究内容及方法多有得益，乃至受用终生。

1958年我调到石家庄工作，不能更多地聆听先生的教诲，为此感到很遗憾。之后，我遵循先生关于解决示嵌类问题以及相关问题的思维路线，完成了第一篇论文，这个结果被写入先生的名著《可剖形在欧式空间中的实现问题》中的第七章。这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增强了我继续从事拓扑学研究工作的信心。由于种种原因，那时国内整个拓扑学的研究停顿了一段时间。1961年，高等学校重建正常教学秩序，各个学科的研究得以恢复。我当时不知如何继续深入学习，感到非常迷茫。于是求教于先生，希望他给我指明方向。先生热情接待了我，并给了我一篇H. Whitney的文章，实际上，这方面的研究形成了“微分映射的奇点理论”。在其后的几年中，先生及时给我寄来有关的资料，才使我有可能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先生十分关心我的学习与成长，曾在1962年调我去数学所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先生的关怀，我一直铭记在心。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切学术研究停顿了下来，当然也就没法再接受先生的指导。但是，自1977年开始，一切教育、研究又逐渐恢复正常以后，凡是在北京举办的有关学术研讨会、报告会，先生都给我以再学习的机会，使我能参加各项学术活动。

五十多年过去了，每想到此，我都为先生的热心诚挚、耐心教导和亲切鼓励所深深感动。先生不仅在学习、研究上帮助了我，也在治学态度、为人师表方面为我树立了光辉的楷模。

值先生九十华诞之际，衷心祝愿先生健康长寿！

2009年5月10日  
(作者为河北师范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教授)